

谭随是谁?有时突然想起搁置在书房的一叠《谭随诗稿》,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故乡山峦连绵的山道上,一位名叫谭随的诗人孤独行走的身影,浮现出父子岭凉亭石柱上他写的“无壁无门,常会风云万里;不关不锁,居然天地一家”一副对联——我青春年少时,曾有一段时间就逗留在他活动过的大山里。如果记忆不发生差错的话,我想,我也曾坐过父子岭凉亭的石凳,听山风阵阵,看云卷云舒,数青山逶迤,心里充满着一种别样的慨叹。只是当时浑然不觉,多年以后我会与他这样一位晚清诗人不期而遇。

《谭随诗稿》是我的同学陈文渊送给我的。那时他已是故乡一名很有成就的律师了。但不知为什么,他突然放下自己心爱的职业,迷上了搜寻谭随及其命运的道路。他把《谭随诗稿》手抄本复印一份郑重地送给我,希望我也能够像他一样,揭示出谭随这位传奇诗人的神秘命运。但很快,我的寻找由于一本民国年间的《潜山县志》戛然而止。因为就在这部书上,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:

前清光绪时,有丐者携一瓢一囊,昼乞村落,夜宿古庙。至槎水,里人肖璞完异之,询知其能诗,乃薰沐而馆之塾中,为之延誉……客潜二三年,逐处留题。时来辞去,后遂不知所之……

当时的县志就已经把他当成一则“轶事”记叙。也就是说,有关诗人谭随的线索早就消失在故乡的绵绵山脉里了。

然而,他的行踪在故乡总时隐时现。有关他与槎水人肖璞完的见面,人们依据一副对联把他演绎成了一个机敏过人、才华横溢的诗人,像许多戏文与名人传记里出现的“神童”“才子”一样,他在故乡不断地被“神话”——说是私塾先生肖璞完,一天从自己塾馆出门,见门口大树下躺着一位衣衫褴褛、头发蓬乱的乞丐,旁边不少孩子和他逗闹取乐,把他带在身上的《诗经》之类的线装书弄得散乱一地,肖璞完缓缓上前捡起那书,拍打着灰尘。乞丐立即眯眼问他:那是你的学生吗?肖璞完心里好奇,知道话中有话,所以故意考他,慢条斯

理地说:“诗书礼易春秋,读这多经文,何必还问老子?”岂知,那乞丐不慌不忙,竟也语带机巧:“稻粱菽麦黍稷,看这班杂种,不知谁是先生?”肖璞完一愣,知道眼前这位乞丐非是等闲之辈,立即恭请他到家中,给他沐浴更衣,奉若上客……现在看来,这故事放在乞丐谭随身上,倒是符合了人们对一位乞丐诗人的浪漫想象。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俩认识之后的一次戏谑之作。

谭随与肖璞完认识后,很快就融入了当地人民的生活,交游的也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如马祖庵的和尚脱凡大师、普铜禅师;如以“皖山”自号的储光黔,还有江涟漪、肖万山、范玉轩、仰克庵、储噩轩、储元青、葛觉生、朱芦溪等一班文士。那时,他们之间唱和之作非常之多,都是兴之所起,信口拈来。朋友储素轩的孩子结婚大喜,他和朋友一同前去贺喜,一口气就写了四首:“烛花两朵艳新房,同唱关雎乐几章。”诗写得斯文,也很得体;即便喝了喜酒,他也只是说“百壶曾酌江南酒,只有今宵味最浓”……

在当地如此生活了二三年之久,按理说,他的朋友们早该清楚了他的身份——实际上朋友们也当面问过。但“然与之久处者,叩其家世,辄弗应。其殆有托而逃。”他就是不说。这有诗为证。有一回,朋友“或拟为逃学之顽童,或拟为过阙之暴客……又拟为纨绔之子弟,又拟为漏网之巨鲸”追问,他反应好像十分的激烈,最后竟然吟诗一首予以反击:

列国周游受苦酸,  
皖公山下把身安。  
此生自信非阳虎,  
寄语匡人仔细看。

此诗用的是春秋时的一个典故。故事说鲁国的阳虎曾经暴虐于匡地,而孔子长相类似于阳虎,匡人因此把他当成阳虎。谭随用这样的自比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大概正是因为这诗,朋友们从此再不敢相问。而他也铁心要保守一个巨大的谜底生活在朋友中间。

在他的这班朋友里,最早收留他的肖璞完是当地一位响当当的传奇人物。他外号“肖大锣”,性格率真,喜欢



月光城 随笔

徐迅

## 谭随是谁

抱打不平,为四乡八里的乡亲们打官司,又分文不收,在家乡享有很高的声誉。而著述颇丰的储光黔,与当时的县令和知府都有来往,是当地文坛的领袖。

史料记载,储光黔(1838—1888年)号皖山居士,邑庠生。父亲在贵州任职期满,他随父亲返乡因战争耽搁,滞留在湘西,因而结识湘军名将李续宾、李续宜兄弟,得以器重。以功授翰林院待诏,加典籍衔。同治初年,父亲去世,他悲痛异常,在父亲坟墓旁建一间简易草房,晚上自己睡在那里:“夜有虎来,黔不为意,虎帖然去”。被当地人引为孝顺而津津乐道。父亲死后,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母亲,他辞别安徽巡抚李续宜,在老家一边讲学,一边侍奉老母。闲暇时,他还登过家乡天柱山,写了篇传诵很久的《皖山游记》,深得当时安庆知府叶兆兰的称赞,说其“有古大家风骨”。有人说,谭随也被安庆知府委任司功之职——不知道此话从何而来,我只知道谭随与储光黔交往并十分敬重他是真的。他们之间的应酬诗作就有十八首之多。但即便如此的深厚友情,肖璞完和储光黔也完全不知他的身世,只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君子之风了。

谭随是谁?依此看,在当时就是谭随与朋友们谁都不愿去触碰的一个默契话题。一个多半世纪过去,我们现在也还是私下妄测“则其所称姓名,恐亦不足据也”。剩下的只有他的自述。他“自述为粤西人,姓谭名随,字方亭,别号迟闻寺逃禅。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翻开这样一叠有些发黄的《谭随诗稿》,除了感叹抄录者那清丽娟秀的字体外,我读他的诗,依然无法捕捉到他真实的身份,唯有感受到他的善良,和他内心深藏的一股悲凉。比如,看到水灾后大量的流民,他写有《水灾流民乞米》,云:“流离襁褓远携将,万户何辜被此殃。我是孤征无长物,相看倒觉也凄凉”“我亦曾行万里途,饥寒历尽此微躯。太仓莫压陈陈粟,一

粒分明一颗珠”。流寓异乡,他丝毫没有掩饰作为一个天涯游子的乡愁。如“感触凄凄含细雨,泪流游子已多痕”(《芳草》),“天涯客子谁相识,只有蟾光照泪痕”(《玩月,怀故乡诸知己》),“四壁无声灯一盏,西窗夜雨客醒时”(《登大吴寺》)。这些诗让人读来,总会泪水潸然。至于他写与我故乡山水人情的依傍,那更是情真意切,一片冰心。如“云开雨散数山青,流水茫茫寄远心”(《钱行》),“料得皖峰游兴好,烟云都向笔端生”(《奉和皖山原韵》),“此后音书休说远,梦魂夜夜皖山前”(《再别》),字里行间显现的是一个孤独灵魂的人世真情。

在一首题为《回忆四首》的诗里,我终于了解到他家庭的一些状况。比如,“苦忆高堂拜别离,慈亲握手语多时”,知道他有母亲;比如,“书卷成堆灯一点,夜来谁与阿兄谈?”知道他有兄弟;比如,“阿爷此日天涯客,定有新诗赋几行。”知道他还有儿孙,且有着他萦绕于心的天伦之乐:“阿来戏手扑茶烟,阿冠探囊索酒钱”(《归梦》),“遥忆诸孙围膝下,白头应道旅人孤”(《旅舍端午思亲》)。甚至,他还直接吟了一首《夜坐有感,怀凤楼尧瑞二子》的诗,曰“形影三人不暂离,如胶投漆藕连丝。我今万里逢知己,回首怜他哪得知。”曾有的家庭生活情趣盎然,诸孙绕膝,儿女情长。很难说他有过家道中落的变故……云过日明,雨过花明,山空鸟乐,水空鱼乐。这是他不经意时流露的禅意,不知这种禅境,是他历经了怎样的人生才淡然获得?但一切日常而脱俗,随意而超凡。

说到底,他让自己的身世在我故乡重重叠叠的大山里化作一抹烟霞痕,一曲流云散,他应该是心有所寄的——前人最后说到他,用的是他的“一死无元朝,孤坟自千古。明月与清风,夜夜吊江浒”(《过皖吊余忠宣公墓》)诗做了结尾,这也大有深意,似乎是在暗示后人——人生的通达莫过于此吧。